

當代名作選

(中國文學)

第一輯  
第四種

雨

夕

天馬書局印行



## 春蠶

茅盾

一

春

老通寶坐在「塘路」邊的一塊石頭上，長旱煙管斜擱在他身邊。「清明」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繅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敞開了大襟，彎着身子拉拉拉，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夏

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熱的有點兒發癢。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舖裏，卻不防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真是天也變了！」

老通寶心裏說，就吐出一口濃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條「官河」內，水是綠油油的，

來往的船也不多，鏡子一樣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縐紋或是小小的渦旋，那時候，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都攙亂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會很長久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一彎一曲地蠕動，像是醉漢，再過一會兒，終於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頭模樣的樞枝頂都已經簇生着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這密密層層的桑樹，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沒有盡頭。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這一帶，現在是桑樹的勢力！在老通寶背後，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穆的，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

離老通寶坐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塘路」邊；那是繭廠。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現在那邊田裏還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現在兵隊又開走了，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裏，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陳大少爺說過，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廠都

關門，恐怕這裏的蕭廠也不能開；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卻從沒見綠油油的桑葉白養在樹上等，到成了「枯葉」去喂羊喫；除非是「蠶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爺的「權柄」，誰又能夠未卜先知？

「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苗的小綠葉兒，心裡又這麼想，同時有幾分驚異，有幾分快活。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有一年也是「清明」邊就得穿夾，後來就是「蠶花廿四分」，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那時，他家正在「發」；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卻也愈老愈硬朗。那時候，老陳老爺去世不久，小陳老爺還沒有抽上鴉片煙，「陳老爺家」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陳老爺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不但「長毛」造反

那時候，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發」起來的時候，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也正像「陳老爺家」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可是以後，兩家都不行了；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陳老爺家」也早已完結。人家都說「長毛鬼」在陰間告了一狀，閻羅王追還「陳老爺家」的金元寶橫財，所以敗的這麼快。這個，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

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爲什麼「陳老爺家」的「敗」會牽動到他家。他確實知道自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

的時候不巧撞着了，一個巡邏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這是一個「結」！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個小冤魂，理應早投凡胎！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做人」，但父親的勤儉忠厚，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自己也是規矩人，他的兒子阿四，兒媳四大娘，都是勤儉的。就是小兒子阿多年，年紀青，有幾分「不知苦辣」，可是毛頭小伙子，大都這麼着，算不得「敗家相」……

老通寶抬起他那焦黃的綳臉，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河裏的船，以及兩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變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

鳴鳴，鳴鳴，——

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處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就在那邊，蹲着有一個蘆廠，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幫岸」。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蘆廠後

駛出來，拖着三條大船，迎面向老通寶來了。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一條鄉下「赤膊船」趕快攏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裏打秋千。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寶滿臉恨意，看着這小輪船來，看着牠過去，直到又轉一個彎，嗚嗚嗚地又叫了幾聲，就不見。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他從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時兩隻腿是直的。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說「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不過八九歲，——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可是他想起了一銅鈿都被洋鬼子騙了去」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捋着鬚子搖頭的神氣。

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老通寶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了



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份家產就這麼變小，變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寶不相信，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的衣服。他想來這夥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卻故意來騙鄉下人。後來果然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

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值；洋種的繭子，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錢。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心裏也是要洋種的。老通寶拗不過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就是土種兩張，

洋種一張。

「世界真是越變越壞！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我活得厭了！」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心裏說，拿起身邊的長旱煙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太陽現在正當他頭頂，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還穿着破棉襖的他，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站起來回家去。

夕  
雨

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塊。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那黃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強烈的香味。那邊遠遠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煙。

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到田塍上，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樹。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遠遠地就喊道：

「阿爹媽等你喫中飯呢！」

「哦——」

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隨口應着，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纔只得「清明」邊，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今年的蠶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張蠶種，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

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蠶娘娘拍手！」（註）

老通寶的縐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他把手放在小寶的「和尙頭」上摩着，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發生出新的希望來了。

二

天氣繼續暖和，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現在都有小

小的手掌那麼大了。老通寶他們那村莊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遠望去像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希望」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裏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強大。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用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邊蠕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從今年開春起，他們都只喫個半飽；他們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

（註）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裏關於「蠶事」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所謂「削口」是方言，指桑葉

抽發如指；「清明削口」謂清明邊桑葉已抽放如許大也。「看」亦是方言，意同「飼」或「育」。全

句謂清明邊桑葉開綻，則熟年可卜，故蠶婦拍手而喜。

們的精神都很不差。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可是他們那簡單的頭腦老是這麼樣想：只要蠶花熟就好了！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於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卻也忍不住要笑。

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個十二歲的小寶。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團扁」和「蠶簞」。(註)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撩起布衫揩臉上的汗水。

(註)老通寶鄉裏稱那圓桌面那樣大極像一個盤的竹器爲「團扁」。又一種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網狀的，稱爲「簞」，方音讀如「踏」。蠶初收蟻時，在「簞」中養育，呼爲「蠶簞」。那是糊了紙的，這種紙

通稱爲「糊簞紙」。

「四阿嫂！你們今年也看（養）洋種麼？」

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有一個二十多歲左右的姑娘隔溪喊過來了。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鄰舍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來：

「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小寶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張洋種！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來了。這時候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跑到溪邊，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雛形的「橋」。四大娘一眼看見，就丟開了「洋種」問題，高聲喊道：

「多多弟！來幫我搬東西罷！這些扁，浸濕了，就像死狗一樣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走過來拿起五六隻「團扁」，濕漉漉地頂在頭上，卻空着一

雙手，划槳似的蕩着，就走了。這個阿多高興起來時，什麼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或是下溪去撈什麼，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所以只頂了五六只「團扁」去，卻空着兩隻手。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簪帽似的一疊「扁」，梟着腰，學鎮上女人的樣子走着，又都笑起來了。老通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一邊回頭去叫道：

「喂，多多頭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

「叫我一聲好聽的，我就給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頭上的「團扁」放在廊簷口。

「那麼，叫你一聲乾兒子！」

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她那出衆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去就好像只

有一張大嘴和眯緊了好像兩條線一樣的細眼睛。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嫁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着臉的半老頭子李根生還不滿半年，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臉的！」

忽然對岸那羣女子中間有人輕聲罵了一句。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睜大了，怒聲嚷道：

「罵那一個有本事，當面罵，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脚，死人肚裏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騷貨！」

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這就是那六寶，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

於是對罵之下，兩邊又潑水。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裏幫那裏。小孩子們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蠶箆」，喊着小寶，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



知道爲什麼六寶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貨」六寶挨罵倒覺得很高興。

老通寶捫着一架「蠶臺」從屋子裏出來。這三稜形傢伙（註）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螞蟻蛀過了，怕的不牢，須得修補一下。看見阿多站在那裏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老通寶的臉色就板起來了。他這「多多頭」的小兒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興的，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敗家！」——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麼？阿四在後邊繫『綴頭』」（註）你去幫他！」

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着，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看不見了，老通寶方才提過那「蠶臺」來反覆審察，慢慢地動手修補。木匠生活，老通寶早年是會的；但近來他老了，手指頭沒有勁，他修了一會兒，抬起頭來喘氣，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蠶種。

四大娘就在廊簷口糊「蠶簞」。去年他們爲的想省幾十文錢，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老通寶直到現在還說是因爲用了報紙——不惜字紙，所以去年他們的蠶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喫一餐飯，省下錢來買了「糊簞紙」來了。四大娘把那鵝黃色堅韌的紙兒糊得很平貼，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那是跟「糊簞紙」一塊兒買來的，一張印的花色是「聚寶盆」，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旂的人兒騎在馬上，據說是「蠶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就只買了二十擔葉。後天又喫完了，怎麼辦？」

（註）「蠶台」是三稜式可以摺起來你木架子，像三張梯連在一處的傢伙；中分七八格，每格放一只「團扇」。

「撥頭」也是方音，是稻草紮的，繫在上面做繭子。

老通寶氣喘喘地從他的工作裏抬起頭來，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塊錢是二分半的月息。總算有四大娘的父親張財發做中人，那債主也就是張財發的東家，「做好事，」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期限是蠶事完後本利歸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蠶簞」放在太陽底下晒。好像生氣似的說：

「都買了葉！又像去年那樣多下來——」

「什麼話！你倒先來發利市了！年年像去年麼？自家只有十來擔葉，三張布子。（蠶種）十來擔葉夠麼？」

「噢，噢，你總是不錯的！我只曉得有米燒飯，沒米餓肚子！」

四大娘氣哄哄地回答：爲了那「洋種」問題，她到現在常要和老通寶抬槓。

老通寶氣得臉都紫了。兩個人就此再沒有一句話。

但是「收蠶」的時期一天一天逼近了。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呈現了一種大

緊張，大決心，大奮鬥，同時又是大希望。人們似乎連肚子餓都忘記了；老通寶他們家東借一點，西賒一點，南瓜芋艿之類也算一頓，居然也一天一天過着來。也不僅老通寶他們，村裏那一家有兩三石米放在家裏呀！去年秋收固然大好，可是地主，債主，正稅，雜捐，一層一層地剝來，早就完了。現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蠶；一切臨時借貸都是指明在這「春蠶收成」中償還。

他們都懷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懼的心情來準備這春蠶的大搏戰！

夕

「穀雨」節一天近一天了。村裏二三十人家的「布子」都隱隱現出綠色來。女人們在稻場上碰見時，都匆忙地帶着焦灼而快樂的口氣互相告訴說：

「六寶家快要『窩種』了呀！」

「荷花說她家明天就要『窩』了，有這麼快！」

「黃道士去測一字，今年的青葉要貴到四洋！」

四大娘看自家的三張「布子。」不對！那黑芝蔴似的一片細點子還是黑沉沉，不見綠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處去細看，也找不出幾點「綠」來。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窩』起來罷！這除杭種，作興是慢一點的。」（註）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強自家寬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寶哭喪着乾繃的老臉，沒說什麼，心裏卻覺得不妙。

幸而再過了一天，四大娘再細心看那「布子」時，哈！有幾處轉成綠色了！而且綠得很有光彩。四大娘立刻告訴了丈夫，告訴了老通寶，多多頭，也告訴了她的兒子小寶。她就把那三張布子貼肉搵在胸前，抱着喫奶的嬰孩似的靜靜兒坐着，動也不敢多動了。夜間，她抱着那三張布子到被窩裏，把阿四趕去和多多頭做一牀。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蠶子兒貼着肉，怪癢癢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點兒害怕，她第一次懷孕那時胎兒在肚子裏動，她也是那麼半驚半喜的！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興奮地等候「收蠶」。只有多多頭例外。他說：今年蠶花一定好，可是想發財卻是命裏不會來。老通寶罵他多嘴，他還是要說。

蠶房是早已收拾好了，「窩種」的第二天，老通寶拿一個大蒜頭塗上一些泥，放在蠶房裏牆腳邊；這也是年年的慣例，但今番老通寶更加虔誠，手也抖了。去年他們「卜」的非常靈驗。可是去年那「靈驗」現在老通寶也不敢想。

現在這村裏家家都在「窩種」了。稻場上和小溪邊頓時少了那些女人們的蹤跡。

夕

雨

（註）「窩種」也是老通寶鄉裏的習慣；蠶種變成綠色後就得把來貼肉搵着，約三四天後，蠶蟻孵出，就以「收蠶」。這工作是女人做的。「窩」是方音，意即「搵」也。

用大蒜頭來「卜」蠶花好否，是老通寶鄉裏的迷信。收蠶前兩三天，以大蒜頭塗泥置蠶房中，至收蠶那天拿來看，蒜葉多生蠶熟，少則不熟。

一個「戒嚴令」也在無形中頒布了；鄉農們即使平日是最相好的，也不往來；人客來沖了蠶神不是玩的！他們至多在稻場上低聲交談一二句就走開。這是個「神聖」的季節！

老通寶家的三張布子上也有些「烏娘」蠕蠕地動了。（註）於是全家的空氣，突然緊張。那正是「穀雨」前一日。四大娘料來可以挨過了「穀雨」節那一天。（註）布子不須再「窩」了，很小心地放在「蠶房」裏。老通寶偷眼看一下那個躺在牆腳邊的大蒜頭。他心裏就一跳。那大蒜頭上還只有一兩莖綠芽！老通寶不敢再看，心裏禱祝後天正午會有更多更多的綠葉。

終於「收蠶」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燒飯，時時看飯鍋上的熱氣有沒有直沖上來。老通寶拿出預先買了來的香燭點起來，恭恭敬敬放在龕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裏採野花。小小寶幫着把燈芯草剪成細末子，又把採來的野花揉碎。一切都準備齊全了時，太陽也近午刻了，飯鍋上水蒸氣嘟嘟地直沖，四大娘立刻跳了起來，把

「蠶花」和一對鵝毛插在髮髻上，就到「蠶房」裏。（註）老通寶擎着秤桿，阿四擎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兒和燈芯草碎末。四大娘揭開「布子」，就從阿四手裏擎過那野花碎片和燈芯草末撒在「布子」上，又接過老通寶手裏的秤桿來，將「布子」挽在秤桿上，於是拔下髮髻上的鵝毛在布子上輕輕兒拂；連野花片，燈芯草末子和「烏娘」都拂在那「蠶簞」裏了。一張，兩張，都拂過了；第三張是洋種，那就收在另一個「蠶簞」裏。末了，四大娘又拔下髮髻上那朵「蠶花」跟鵝毛一塊插在「蠶簞」的邊兒上。

（註）老通寶鄉間稱初生的蠶蟻爲「烏娘」這也是方音。

（註）老通寶鄉裏的習慣，「收蠶」——即收蟻，須得避過穀雨那一天，或上或下都可以，但不能正在穀雨那一天。什麼理由，可不知道。

（註）「蠶花」是一種紙花，預先買下來的。這些迷信的儀式，各處小有不同。



這是一個隆重的儀式！千百年相傳的儀式！那好比是誓師典禮，以後就要開始了一個月光景和惡劣的天氣和惡運以及和不知什麼的連日連夜無休息的大決戰！

「烏娘」在「蠶簞」裏蠕動，樣子非常強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寶他們都放心地鬆一口氣了。但當老通寶悄悄地把那個「命運」的大蒜頭拏起來看時，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大蒜頭上還只帶三四莖嫩芽！天哪！難道又同去年一樣？

## 三

然而那「命運」的大蒜頭這次竟不靈驗。老通寶家的蠶非常好！雖然頭眠二眠的時候連天陰雨，氣候是比「清明」邊似乎還要冷一點，可是那些「寶寶」都很強健。

村裏別人家的「寶寶」也都不差。緊張的快樂瀰漫了全村莊，似乎那小溪裏淙淙的流水也像是朗朗的笑聲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們家看了一張「布子」，可是「出火」（註）只稱得二十斤；「大眠」快邊，人們還看見那不聲不響晦氣色的丈夫根生傾棄

了三「蠶簞」在那小溪裏。

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婦人對於荷花家特別「戒嚴」。她們特地避路，不從荷花家的門前走，遠遠的看見了荷花或是她那不聲不響丈夫的影兒就趕快躲開；這些幸運的人兒惟恐看了荷花他們一眼或是交談半句話就傳染了晦氣來！

老通寶嚴禁他的小兒子多多頭跟荷花說話——「你再跟那東西多嘴，我就告你忤逆！」老通寶站在廊簷外高聲大氣喊，故意要叫荷花他們聽得。

小小寶也受到嚴厲的囑咐，不許跑到荷花家的門前，不許和他們說話……

阿多像一個聾子似的，不理保老頭子那早早夜夜的嘮叨，他心裏卻在暗笑。全家中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沒有跟荷花說話，他忙都忙不過來。

（註）「出火」也是方言，是指「二眠」以後的「三眠」因為「眠」時特別短，所以叫「出火」。

「大眠」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寶全家連十二歲的小寶也在內，都是兩日兩夜沒有合眼。蠶是少見的好，活了六十歲的老通寶記得只有兩次是同樣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眠」以後的「寶寶」第一天就喫了七擔葉，個個蠶是生青滾壯，然而老通寶全家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佈滿了紅絲。

誰也料得到這些「寶寶」上山前還得喫多少葉。老通寶和兒子阿四商量了：

「陳大少爺借不出，還是再求財發的東家罷？」

「地頭上還有十擔葉，够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實是支撐不住了，他的一雙眼皮像有幾百斤，只想合下來。老通寶卻不耐煩了，怒聲喝道：

「說什麼夢話！剛喫了兩天老蠶呢！明天不算，還得喫三天，還要三十擔葉，三十擔！」

這時外邊稻場上忽然人聲喧鬧，阿多押了新發來的五擔葉來了。於是老通寶和阿

四的談話打斷，都出去「捋葉」。四大娘也慌忙從蠶房裏鑽出來。隔溪陸家養的蠶不多，那大姑娘六寶抽出得工夫，也來幫忙了。那時星光滿天，微微有點風，村前村後都斷斷續續傳來了吆喝和歡笑。中間有一個粗暴的聲音嚷道：

「葉行情飛漲了！今天下午鎮上開到四洋一擔！」

老通寶偏偏聽得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四塊錢一擔，三十擔可要一百二十塊呢，他那來這許多錢！但是想到繭子總可以採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塊錢一百斤，也有這麼二百五，他又心裏一寬。那邊「捋葉」的人堆裏忽然又有一個小小的聲音說：

「聽說東路不大好，看來葉價錢漲不到多少的！」

老通寶認得這聲音是陸家的六寶。這使他心裏又一寬。

那六寶是和阿多同站在一個筐子邊「捋葉」。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覺得在那「槓條」（註）的隱蔽下，有一隻手在她大腿上擽了一把。她好

像知道是誰擰的。她忍住了不笑，也不聲張。驀地那手又在她胸前摸了一把，六寶直跳起來，出驚地喊了一聲：

「噯喲！」

「什麼事？」

同在那筐子邊捋葉的四大娘問了，抬起頭來。六寶覺得自己臉上熱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趕快低下頭，很快地捋葉，一面回答：

「沒有什麼。我想來是毛毛蟲刺了我一下。」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他雖然在這半個月來也是半飽而且少睡，他也瘦了許多了，他的精神可還是很飽滿。老通寶那種憂愁，他是永遠沒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蠶花好

（註）「檳條」也是方言，指那些帶葉的桑樹枝條，通常採桑是連枝條剪下來的。

或是田裏熟，他們就可以還清了債，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單靠勤儉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斷也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仍舊很高興地工作着，他覺得這也是一種快活，正像和六寶調情一樣。

第二天早上，老通寶就到鎮裏去想法借錢來買葉。臨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決定把他家那塊出產十五擔葉的桑地去抵押。這是他家最後的產業。

葉又買來了三十擔，第一批的十擔發來時，那些壯健的「寶寶」已經餓了半點鐘了。「寶寶」們尖出了小嘴巴，向左向右亂搥，四大娘看得心酸。葉鋪了上去，立刻蠶房裏充滿薩薩的響聲，人們說話也不大聽得清。不多一會兒，那些「團扁」裏立刻又全見白了。於是又鋪上厚厚的一層葉。人們單是「上葉」也就忙得透不過氣來。但這是最後五分鐘了。再得兩天，「寶寶」可以上山。人們把賸餘的精力榨出來拚死命幹。

阿多雖然接連五日五夜沒有睡，卻還不見怎樣倦。那一夜，就由他一個人在「蠶房

「裏守那上半夜，好讓老通寶以及阿四夫婦都去歇一歇。那是個好月夜，稍稍有點冷。蠶房裏熬了一個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二更過，上了第二次的葉，就蹲在那個「火」旁邊聽那些「寶寶」薩薩地喫葉。漸漸兒他的眼皮合上了。恍忽聽得有門響，阿多的眼皮一跳，瞧開眼來看了看，就又合上了。他耳朵裏還聽得薩薩的聲音和屑索屑索的怪響。猛然一個踉蹌，他的頭在自己膝頭上磕了一下，他驚醒過來，恰就聽得蠶房的蘆簾拍又一聲響，似乎還看見有人影一閃。阿多立刻跳起來，到外面一看，門是開着，月光下稻場上有一個人正走向溪邊去。阿多飛也似跳出去，還沒看清那人是誰，已經把那人抓過來摔在地下。他斷定了這是一個賊。

「多多頭！打死我也不怨你，只求你不要說出來！」

是荷花的聲音，阿多聽真了時不禁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月光下他又看見那扁得作怪的白臉兒上一對細圓的豬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豬眼睛裏

也沒有。阿多哼了一聲，就問道：

「你偷什麼？」

「我偷你們的寶寶！」

「放到那裏去了？」

「我扔到溪裏去了！」

阿多現在也變了臉色。他這才知道這女人的惡意是要冲尅他家的「寶寶。」

「你真心毒呀！我們家和你們，可沒有冤讎！」

「沒有麼？有的！我家自管蠶花不好，可並沒害了誰，你們都是好的！你們怎樣把我當作白老虎，遠遠地望見我就別轉了臉？你們不把我當人看待！」

那婦人說着就爬了起來，臉上的神氣比什麼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婦人好半晌，這才說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罷！」

阿多頭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蠶房」裏守着。他完全沒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寶寶」都是好好的。他並沒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憐，然而他不能忘記荷花那一番話；他覺到人和人中間有什麼地方是永遠弄不對的，可是他不能夠明白想出來是什麼地方，或是爲什麼。再過一會兒，他就什麼都忘記了。「寶寶」是強健的，像有魔法似的喫了又喫，永遠不會飽！

以後直到東方快打白了時，沒有發生事故。老通寶和四大娘來替換阿多了，他們擊那些漸漸身體發白而變紅了的「寶寶」在亮處照着，看是「有沒有通」。他們的心被快活脹大了。但是太陽出山時四大娘到溪邊汲水，卻看見六寶滿臉嚴重地跑過來悄悄地問道：

「昨夜二更過，三更不到，我遠遠地看見那騷貨從你們家跑出來，阿多跟在後面，他

們站在這裏說了半天話呢！四阿嫂！你們怎樣不管事呀？」

四大娘的臉色立刻變了，一句話也沒說，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對丈夫說了，再對老通寶說。這東西竟偷進人家「蠶房」來了，那還了得！老通寶氣得直跺腳。馬上叫了阿多來查問。可是阿多不承認，說六寶是做夢見鬼。老通寶又去找六寶詢問。六寶是一口咬定了看見的。老通寶沒有主意，回頭去看那「寶寶」，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敗相來。

但是老通寶他們滿心的歡喜卻被這件事打消了。他們相信六寶的話不會毫無根據，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那騷貨或者只在廊簷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陣。

「可是那大蒜頭上的苗卻當真只有三四莖呀！」

老通寶自心裏這麼想，覺得前途只是陰暗。可不是，喫了許多葉去，一直落來都很好，然而上了山卻乾殭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過老通寶無論如何不敢想到這上頭去；他以為即使是肚子裏想，也是不吉利！

## 四

「寶寶」都上山了，老通寶他們還是捏着一把汗。他們錢都化光了，精力也絞盡了，可是有沒有報酬呢？到此時還沒有把握。雖則如此，他們還是硬着頭皮去幹。「山棚」下蒸了火，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偻着腰慢慢地從這邊蹲到那邊，又從那邊蹲到這邊。他們聽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細聲音，他們就忍不住想笑，過一會兒又不聽得了，他們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註）這樣地，心是焦灼着，却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們仰着的臉上淋到了一滴蠶屎了，雖然覺得有點難過，他們心裏却快活，他們巴不得多淋一些。（註）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開「山棚」外圍着的蘆簾望過幾次了。小小寶寶看見，就扭住了阿多，問「寶寶」有沒有做繭子。阿多伸出舌頭做一個鬼臉不回答。

「上山」後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開蘆簾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幾乎連「綴頭」都瞧不見；那是四大娘有生以來從

沒見過的好「蠶花」呀！老通寶全家立刻充滿了歡笑。現在他們一顆心定下來了！「寶」們有良心，四洋一擔的葉不是白喫的。他們全家一個月的忍餓失眠總算不冤枉，天老爺有眼睛！

兩

同樣的歡笑聲在村裏到處都起來了。今年蠶花娘娘保佑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採到七八分，老通寶家更是比衆不同，估量來總可以採一個十二三分。

小溪邊和稻場上現在又充滿了女人和孩子們。這些人都比一個月前瘦了許多，眼眶陷進了，嗓子也發沙，然而都很快活興奮。她們嘈嘈地談論那一個月內的「奮鬥」時，

夕

（註）蠶在棚上受到熱，就往「繅頭」柴上爬，所以有層層索層索的聲音。這是蠶要做繭子時的第一步手

爬不上去的，不是健康的蠶，多半不能作繭。

（註）據說蠶在作繭以前必撒一泡尿，而這尿是黃色的。

她們的眼前便時時現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錢，她們那快樂的心裏便時時閃過了這樣的盤算：夾衣和夏衣都在當舖裏，這可先得贖出來。過端陽節也許可以喫一條黃魚。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戲也是她們談話的資料。六寶見了人就宣傳荷花的「不要臉，送上門去！」男人們聽了，就粗暴地笑着，女人們念一聲佛，罵一句，又說老通寶家總算幸氣，沒有犯剋，那是菩薩保佑，祖宗有靈。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頭」了，各家的至親好友都來「望山頭」。(註)老通寶的親家張財發帶了小兒子阿九特地從鎮上來，到村裏。他們帶來的禮物，是軟糕，線粉，梅子，枇杷，也有鹹魚。小小寶快活得好像雪天的小狗。

~~~~~  
(註)「浪山頭」在息火後一日舉行，那時靈已成繭，山棚四周的簾幕撤去。「浪」是「亮出來」的意思。

「望山頭」是來探望「山頭」，有慰問祝頌的意義。「望山頭」的禮物也有定規。

「通寶，你是賣繭子呢，還是自家做絲？」

張老頭子拉老通寶到小溪邊一棵楊柳樹下坐了，這麼悄悄地問。這張老頭子張財發是出名「會尋快活」的人，他從鎮上城隍廟前露天的「說書場」聽來了一肚子的疙瘩東西，尤其爛熟的是「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處煙塵」，「程咬金賣柴扒，販私鹽出身」，「瓦崗寨做反王的隋唐演義」。他向來說話「沒正經」，老通寶是知道的，所以現在聽得問是賣繭子或者自家做絲，老通寶並沒把這話看重，只隨口回答道：

「自然賣繭子。」

張老頭子卻拍着大腿嘆一口氣，忽然地站了起來，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禿頭桑林後面聳露出來的繭廠的風火牆說道：

「通寶！繭子是採了，那些繭廠的大門還關得緊洞洞呢！今年繭廠不開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還沒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繭廠關門，不做生意！」

老通寶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麼能够相信呢？難道那「五步一岡」似的比露天毛坑還要多的繭廠會一齊都關了門不做生意？况且聽說東洋人也已「講攏」不打仗了，繭廠裏駐的兵早已開走。

張老頭子也換了話，東拉西扯講繭裏的「新聞」夾着許多「說書場」上聽來的什麼秦叔寶，程咬金。最後，他代他的東家催那三十塊錢的債，爲的他是「中人」。

然而老通寶到底有點不放心。他趕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兩個繭廠，果然大門緊閉，不見半個人；照往年說，此時應該早已擺開了櫃台，掛起了一排烏亮亮的大秤。

老通寶心裏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見了那些雪白發光很厚實硬古古的繭子，他又忍不住嘻開了嘴。上好的繭子！曾沒有人要，他不相信。並且他還要忙着採繭，還要謝「蠶花利市」（註）他漸漸不把繭廠的事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裏的空氣一天一天不同了。纔得笑了幾聲的人們現在又都是滿臉的愁雲。各處繭廠都沒開門的消息陸續從鎮上傳來，從「塘路」上傳來。往年這時候，「收繭人」像走馬燈似的在村裏巡迴，今年沒見半個「收繭人」，卻換替着來了債主和催糧的差役。請債主們就收了繭子罷，債主們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嚷罵，詛咒，和失望的嘆息！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年「蠶花」好了，他們的日子卻比往年更加困難！這在他們是一個青天的霹靂！並且愈是像老通寶他們家似的，蠶愈養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難——「真正世界變了！」老通寶挺胸跺腳地沒有辦法。然而繭子是不能攔久了的，總得趕快想法。不是賣出去，就是自家做絲。村裏有幾家已

（註）老通寶鄉裏的風俗，「大眠」以後得拜一次「利市」，採繭以後，也是一次。經濟窘的人家只舉行了

「謝蠶花利市」，「拜利市」也是方言，意即「酬神」。



經把多年不用的絲車拿出來修理，打算自家把繭做成了絲再說。六寶家也打算這麼辦。老通寶便也和兒子媳婦商量道：

「不賣繭子了！自家做絲！什麼賣繭子，本來是洋鬼子行出來的！」

「我們有五百多斤繭子呢！你打算擺幾部絲車呀！」

四大娘首先反對了。她這話是不錯的。五百斤的繭子可不算少，自家做絲萬萬幹不了，請幫手麼？那又得化錢。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條心。阿多抱怨老頭子打錯了主意；他說：

「早依了我的話，扣住自己的十五擔葉，只看一張洋種，多麼好！」

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

終於一綫希望忽又來了。同村的黃道士不知從那裏得的消息，說是無錫腳下的繭廠還是照常收繭。黃道士也是一樣的種田人，並非喫十方的「道士」，向來和老通寶最說得來。於是老通寶去找黃道士詳細問過了，以後便又和兒子阿四商量把繭子弄到無

錫腳下去賣。老通寶虎起了臉，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註)來回得六天！他媽的！簡直是充軍！可是你有別的辦法麼？繭子當不得飯喫，蠶前的債又逼緊來！」

阿四也同意了。他們去借了一條赤膊船，買了幾張蘆蓆，趕那幾天正是好晴，便帶了阿多，他們這賣繭子的「遠征軍」就此出發。

五天以後，他們果然回來了；但不是空船，船裏還有一筐繭子沒有賣出。原來那三十多九水路遠的繭廠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種繭一擔只值三十五元，土種繭一擔二十元，繭不要。老通寶他們的繭子雖然是上好的貨色，卻也被繭廠裏挑贖了那麼一筐，再也不肯收買。老通寶他們實賣得一百十一塊錢，除去路上盤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償

(註)老通寶鄉間一帶計算路程都以「九」計。「九」就是九里。「十九」是九十里。

還買青葉所借的債！老通寶路上氣得生病了，兩個兒子扶他到家。

打回來的八九十斤繭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絲了，她到六寶家借了絲車，又忙了五六天。家裏米又喫完了。叫阿四拿那絲上鎮裏去賣，沒有人要；上當舖，當舖也不收。說了多少好話，總算把清明前當在那裏的一石米換了出來。

就是這麼着，爲了春蠶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爲的養了三張布子的蠶，又採了十多分的好繭子，就此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一個月光景的忍饑熬夜還都不算！

## 雨夕

王統照

「秋雨疎偏響，秋蟲夜迸啼，空牀取次薄衾攜，未到酒醒時候已淒淒；塞雁橫天遠，江雲擁樹低，一灣楊柳板橋西，料得黃昏獨上小樓梯。」

夕

這一闕舊詞，在他看來，重覆低徊地看來，不但覺得有種細微酸惻的感動，反而感到自己為甚麼這樣無聊。在好好的——一個初秋夜裏，憑着有若干應讀的書不去參閱，却去看牠，而惹起些不能言寫的淒咽呢？近來他苦心焦思，祛除一些的幻想，與對於細小的事實的探索與尋思，專心去埋頭作他的為生活而擔任的職務，偶而閑暇的時候，強將以前如春潮般動蕩起落的思想與感念，希圖的事，排除在心頭之外，如同有人在身旁嚴正監視他，一絲不肯放鬆地去讀經濟學一類的書。但這顯見得不是十分成功的。在從前，當他在專門學校中的時候，他對於經濟學一類的書，雖非很歡喜去研究，但教員講的，他還明白

些甚麼是價值，產業，生產這種名辭。他還可以明其大意。在最近的現在呢？他購買了幾十冊西洋名作的應用經濟學，與純粹有深奧理論的經濟原理的書，的確他真正的去讀，去記！每天總要在未作他的職務以前，如同同人賭氣爭勝般地去讀三四點鐘。但怎樣呢？這於他却一點利益都得不到，甚至連以前在學校中所記得與當時自己解釋得以爲很明晰的專門學術的名辭，如今反而越看越不清楚了。他一面用萬分勉力來讀這種專門考據學問的書，任管他怎樣自己憤恨地去真正研究，然而當他看見那些人造的名辭上面，他不自知地便將一顆很委婉而聰明的心，移到別處去。他記得以前有位女朋友向他說：她簡直不能研究學問，因爲她有時也是這樣看的書，不知在字裏行間說的甚麼事。反而將心思用到無頭緒的他事上面。他當時曾誹笑過她，勸勉過她，而現在他却更墜人一層了。這是使他生煩惱的一個最大的原因，但越是煩惱，越要用力，其結果心却越移得遠些。他獨居在這個側巷的寓所小樓上面，每天沒有到報館以前，老早就起來，雖是他睡眠很

少。亂寫一回字，在窄窄的樓欄上步行若干次，回到屋子中，向着正射着玻璃窗上的灰塵的陽光出一回神，無聊，寂寞，在他却不知以此爲苦。時候到了，瞧瞧案上的自鳴鐘正午了，將近一點鐘了，於是他心中便想道時候又到了，讀吧，讀吧，除此之外更沒有甚麼敢去尋思的事。本來呢，他也知道甚麼事不用重行思想了。打開書本又照例取一本厚冊的書，壓住一面，一手執了那面的書角，閱起，他恐怕善忘，每次讀完之後，總是用有色的鉛筆記住一行，兩行，三個短行沒有讀完，本來甚麼事不敢去尋思的，他竟然會一定的，——如同按照定例一般的準確——入了迷夢。在這個靜裏思悟的短時間中，他再不會將強抑下的心，不使牠重行跳蕩起來。遇到一個名辭，幾個字連數着一個意義，他居然會將經濟學上的話，推演，展延成他白日迷夢中的一切事的符號。不但對於這門學問上的那句話那個名辭，是用不妥當，思解不明白；並且連通常的概念，也弄得分歧而迷途。不過奇怪得很，他並不棄書而起，或是專作自己精神上的迷夢的生活。他還是用微音的由口中讀過，教他

人看見他是怎樣的一個力學的人，不過他的心早飛在暮雲的陰沉的幕裏。或是花葉上微塵上去了。

他這種不習於規律而強要順行在規律中的每日生活的歷程，他是保守得極嚴密的。是不情願有一天的錯誤的。他閱經濟類的書，儘管閱看，儘管作他的迷夢。一頁一頁地翻檢過去，又確乎一行一行的字也不曾遺漏的看過。不到一定的時間，他是再不從椅子上起來的。及至到報館去的時間，便有在路中耽擱的少許的時候了，於是他用有色鉛筆，在書上寫了記號，迷惘地起立，穿了外衣；低頭走出。每逢到了街上，他便彷彿吐了口惡氣一般，似乎「是今天又沒曾虛過了，今天却又要快過去了，也好吧，」這三種簡單而少有趣味的言語，他雖不曾說出，每天在他要往報館去時，總是不期然而然的在心中籌思一遍。那或者也是他在每天迷夢中例定的功課之一。

他在半年以前，時常有種深深伏在心底的恐慌與憂慮，就是他最恐怖的果然使得

他的情感迫榨成了破碎的狀態的時候，那末他便對於「生存」二字上，有些保持不住了。在那一個時期中他深信他是中下了很利害的神經病，他憂愁着自己的將來；憂愁着她的將來；憂愁着一個在街頭上冷簷下蹣跚着的叫化子的明天的生活；憂愁着小小院落中的小松樹上的幼枝，會被如棉的雪花壓墜。聽見了夜中深巷裏賣燒餅人的喊賣的曼音，他就愁他在那樣的天氣裏，怎樣去一步一步地由一條大街挨到小衙衙內，而心中還懸着已賣了幾個銅元的計算。有時他在遊戲場中看見披了朱紅色露出白狐毛的圍領的貴婦人，逗着如同向四下裏巡獵獵物般的眼光，他便猜想這是爲的甚麼？爲求得何種慾望的滿足？爲人生那一種生活條件的缺乏，以致有這等行徑？總之他在不久的一個時期以前，他不會判斷，不能鑒別，不敢主張，對於他自己；對於與他最相親密的她，推而至於對於一切的一切，都是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其實他也沒曾真入了完全迷惘的塗徑。在一時中清醒的時候，他忽然覺悟他的病根，已是很深了，恐怕終身成爲一個神經錯亂



者。由疑生怖，由怖生恨，於是他的腦神經，不斷的覺得痛楚昏亂，而對於所有的事，都似模糊糊不大明瞭，只感到時常有所使他入於迷境的暗霧，繞着他的左右前後。

兩

不過他究竟是個富於幻想力的青年人，在他那一時一時接續的清醒的時候，他知道常常這樣下去，距離到瘋人院的時期，必非長久。於是他用盡了無許的克己工夫；用盡了平生未曾對於任何事出過的毅力，決然要脫離那個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的境地；拚命的要擺脫開這些由思想中虛構成的境地，另外尋一個浮動與悲幻之生命的庇難所。這在他是自己知道的，費了多少時日，受了多少心靈的痛苦，纔能够由那些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中，逃到埋頭讀書鎖心的界限裏。他自然不是期望着，能在書本中找出甚麼發明來，創造成自己的學說來，或者藉了讀書，去達到別的滿足人生的任何慾望之一的目的。他早已將這些事看得淡淡的，更何嘗有去加入競爭的意思。他不過要獲得一個能以忘掉了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的法寶。使他那顆時時活動而易受外物震蕩的心，牢牢

夕

47

地被這件法寶鎮壓得住罷了。他在未曾決定藉讀理論深奧的頭緒紛繁的經濟書以前，他曾不顧慮他人的指摘，不管良友的勸告，投身於精神學會中去研究怎樣能使他的精神恢復十數歲時的狀況的方法。又借了幾個錢在精神療養院中去住過些日子。不錯，沒有許多的印象，所常常來擾亂他的貧弱而受有傷痕的腦神經，沒有事務的殷繁，來勞碌他的身體，而結果如何呢？他不耐夜夜去孤獨的聽那院外的海潮打岸的聲音，他終不能每天安心靜氣的去看着日光由東壁上，移到窗外的樹枝上去。他又寂寞與孤苦的難過！他以為這種精神療養院的隔絕與強制的規律，幾乎比入地獄還要苦些。每天老是這樣，書也不許多看，步行不准過久，過了沒有一個月，他簡直覺得如同隔離了人世一百年的長久，後來就斷然的由院中出來。

及至看到街上車馬的紛馳，人間各種色相的呈露，於是他立刻便感得頭痛心慌了！及至他費了千方百計，方能決定去埋頭讀書的時候，他自己非常喜悅！以為從此便

是他的生命得到受洗禮與獲得新鮮的慰藉的機會了。以爲照這樣下去，他也可以好歹的混過那些增人苦惱的流光了。果然他在試辦的初期，心尙拿得穩定，確然如小學生一樣的苦心研讀，不過可惜他已經不是小學生了。三天五天還能夠將書中的意義攬捉到幾點，還可以從極微細中，感到少許的興味，但那焉能特久呢？一過了三天，五天，他便變成以上的那般情狀。然而他却不肯就此將書本子的生活丟開，其實他已經忘掉了他爲甚麼目的而苦心去讀書。他這時正在機械的時代；正在如同藉了讀書以爲掩飾他人的時代，而他却不自覺，却入了精神上的沉迷的陷窠。有時他自己如同分外增加自己的信心，計算着道：「我正在讀書，我正在努力滌磨以前苦痛的傷痕，與剷平煩惱的根株呢！我自用心去在學術中尋找出真實的自我來呢！」然而他一看了書本，三行，五行，不到七八行的時間中，便入了舊跡沉思與迷亂的境地。一切的過去的傷痕，與苦惱的根株，不要說滌磨不去，剷除不淨，反而分外的使他沉迷煩擾！及至一定的鐘點到了，他畫了記號，推書

而起，便覺得今天是未曾虛度哩。

在這樣迷幻的光景中，他已經讀完了幾本書了。從寒威猶重的初春，到這個景物淒清的秋日。

這天正是個秋雨初晴的日子，在上午以前，正是細雨瀟瀟地落着，直打着樓簷，用竹子編成的籬笆響着。本來一連幾天，忽而微晴，忽而密雨，分外使人感到淒涼的時候，令人難耐！更是孤客寂寥，在大的都會中單獨的寓居於僻巷中小樓之上，那裏能忍得去聽呢！然而他知道這又是個引誘呵。他富於推想的記憶之中，受過這樣的引誘，也如同吸慣了煙草的人，不復知道有何等重要而且眩暈的刺戟力了。反應常常是循着一定的軌道向前走去，到了某一種的時候，牠自然會來引動他，正不必是在特異的時期與狀態裏，秋雨的音樂，最能使人迷想，使人感歎，使人深沉地作往事留戀的感想，使人能更增加其夢幻生活的迷惑與愛慕，自然的淒淒的感懷中，也可以獲得相當的甜蜜的慰安，但要知道

這正是痛苦中不得已的慰安呢！正如已經中了箭傷的小鹿，在森林中急急忙忙地跑着，偶然遇到一種甜草，藉充一時飢餓，而箭傷却還附着在牠身上呢。他在這三四天的雨聲中，並沒會覺到如七八年前一遇到這等天氣，或類此易於使自己沉迷的時令，便如同喝醉的人，難於把持得住似的利害，他沒會覺得對於他有何種重大的刺戟與引誘，但是昏昏地，迷惘無力地懶惰，鬆散地悲戀，却使得他沒有法子；並且沒有勇力去尋思，他本來要排除的，斥絕的，努力去健忘的視爲如同過眼的煙雲不值一顧，但那些事說也奇怪，總是如同深深鑄在他心版上似的，永遠脫不掉，他本不想，而且也不是真正按着條理去尋思那些事，而在這幾天之內，却每每如有蠕動的爬行的小動物在他心上——在他的心弦上慢慢的走過，使得他全身爲之顫動！他並想不出這是種甚麼感覺來。其實他一面還正在想着我是讀書呢，作事務呢，又想着我還是一個青年人呵。

但連朝輕細的雨聲，似乎在窗外時時發出嘲笑他的語聲來。

在這天他破例起身的很遲。其實他並未睡覺，他似乎還將這等幸福來丟失了，十二三歲時，早上微冷些，便貪着在牀上安睡的習慣，再不願起身去冒着霜風走不到半里路的路程，到小學校中去，累得母親來推他三五次，方纔朦朧着眼睛，起身梳洗，那時母親又是哄，又是說的，自己還懶懶地不十分高興。如今他久已將這個幸福來失却了，早上那裏會等得人來喚醒一次，實在可有誰來喚醒他呢？不待到天色破曉，便大張開眼睛，往往日光還未曾出來，還未曾照到屋角上的時候，就起來胡亂盥漱過了，況且自從這半年中，他努力要自己刻苦忘我，便分外早起遲眠，想這或者也是個容易疲勞而減少煩慮的方法，他並沒有想到還有衛生的問題呢，但這個清秋細雨之晨，他為甚麼將早起的慣例破壞了呢？他沒有安睡着，但一樣的他也是忘了，却不是疲乏使他忘了。久已想隔絕，而時時却來攻擊他的猜測，遲疑，不安，與悵惘，又重行籠罩起他全體的精神來。實在在最近期中，不但這四種舊有的原素，是更行融合化成一片，來在暗中包圍他，而更變成一種慢性的癡

呆，來執看他，不過他自己何曾明白呵。

雨

久久埋藏在心底的舊事，重行思起，無端緒的，無歸結的，無有解決方術的紛如亂絲的糾纏，理不清的，割不斷的，如絮絨的黏着，如流浪的波動，如灰色層雲的映射，如飛花吹在空中的飄蕩，一層一層，一句話的留下的餘痕，一個印象得來的影子，他不知怎樣去尋思，也不知怎樣去拋却痛苦的輻射，與淒涼的反顧。在這個蕭晨中，有滴瀝的雨聲和着，有黑暗中的靈魂附着，他並不感到如何有沉重的打擊，如何有不可遏抑的憤怒，但只是楞楞的眼光，看着帳頂，身子如同毫無氣力的動也不動。

夕

這樣便過去了三點鐘工夫。及至他勉強起來的時候，早已比每天起身的時候晚了好多。他不懊悔，也不是頹喪，匆匆地將寓主人——女房東給他預備好的熱水，慢慢地舀在盆裏，洗過面以後，向壁上掛的一方玻璃鏡子中，對看了看自己的面目。在他自己却看不出有甚麼與從前不同的地方，只是兩頰的皮膚，略陷落些，這也並不奇怪。他執着一個

53

乾而柔軟的毛巾，在面上擦過幾次，又將眼睛揉了幾遍，也不知今天何以忽然這樣細心。及至回身時，恰巧同西壁上在一幅疎林牧羊西洋畫下所掛的陳舊的像片，打了一個照面。自己眼中却覺得有點暈痕了。原來那個陳舊不甚分明的像片，正是個十五歲的童子，穿了小花的縐袍，執了一把摺扇，獨立在假山石畔，雙分的髮下，顯出天真活潑的目光，與微笑的嘴唇來，他到這時，便突有一個新鮮而未曾思想過的話：「今吾真非故吾……呵！多少……」這句話在他腹中，那裏來得及尋思好，便將其餘的觀念，全掩藏在「多少……」下面了。

這不過是一瞥的時間罷了，如同大海中忽起一個微波一樣，而正在此時，門外吹過一陣颯颯的冷風來，雨勢也大了起來。雨脚被風吹斜，將一個一個的雨點，都斜落在樓前東牆下已凋落的木芙蓉的碎葉上。

他想：這正是個危險的思慮，急待壓伏下去。讀書吧，工作吧，心終須鎮得住的。自己這



樣不知克己下去，却怎麼好呢？管牠呢，我不是已經拋棄過一切的麼？這些思想在此時他真不是容易去尋思到。然而若使同時有別一個人在那裏想，這正是他被引動的時機呢。正是中了誘惑的初期的反應呢。然而他却這樣想不呢？

可以使人一新感覺的陽光，固然已被暗澹灰色層雲掩蓋了，而由一分一分地移過的時間，却那能將人的心思誑騙得過去。他知道這時已快近十二點的正午了。他雖沒用過早餐，並不覺得腹中有對於食物需求的感覺。無意味的蕭索，看着細雨斜風，聽着階下的流波聚成小汗，汨汨地響。時候可以了，他便勉力地照平日用強制的方法養成的習慣，將書本在面前的綠絨花紋罩過的桌面上，齊整地打開。於是他以為這正是收視返聽的時間到了。

每天雖不能了解書中意義，却還可以一行一行地閱下雖是腦中的幻想，只管自在遊行着，今天却不然了，只見在粗且厚的洋紙上面，有些花花綠綠的影子晃動，一個個的

小洋文字母，都似縫縫着眼睛向他冷笑，忽然他看T字會變成個長尾的小魚兒，在水中一起一沉，忽看見H的中間，如同燃燒着一枝祭神用的火炬，不但視覺是這樣恍惚，而且覺得鼻覺的變化，也與平常不同。一陣難聞的腥臭，而有奇癢的刺激性的氣味，直往他的鼻管裏刺入。他即時乾咳了幾聲，胃裏便真如有些惡物的發酵，同時身上忽然起了陣冷戰的感覺，覺得全身的神經細梢，都在肌膚內互相爭打跳動，手上也顫動得壓不住紙角，突然一次涼風，由門外似是迸力的向他吹來，他在無意識狀態中，將那本打開沒有閱完一頁的書，拍的聲由案上推到地板上面。

然而他的心並沒有應許他這樣做。

直坐在圈椅上，如同木人一般，有時呆呆的微笑，他看見一個一個的雨點，都似來送一種消息與他。

但雨點落在地上，滴答滴答，拍踢拍踢地響，在他一時的幻境中，他又似已經領悟到

其中的意義，但他却始終沒會尋出個端緒來。

他這時不但沒有自振的勇力；並且將縈迴起來的悲懷的原因，也忘記了。只是恍恍惚惚如行在雲霧之中。

就是這樣的狀態，他呆注着門外，安坐在那裏不會動得分毫，而門外的風雨之聲，却不斷地去引誘他，試探他。

不知怎樣能度過這一下午的光陰？他自由地思索，却再不會聯接思想到一椿完全事的上面。他雖是目不轉睛的去看看門外的雨，却沒有知道雨勢的大小，說他是昏睡了，却也未曾總之他在這一下午的心弦，似乎完全膠滯住了，已是將心中活動樂聲停止。

那本金字精裝價值很貴的經濟學書，還半斜地在地板上也如他的神思專注一般的未曾挪動。

兩點仍然是滴答滴答，拍踢拍踢地響，有時急落了一陣，便似乎在門外正奏着露天

的音樂會，然而據他聽來，却不知是悲劇還是喜劇？在迷幻中開場……

兩

夕

## 雨前

羅黑芷

雨

時節是陰歷六月中旬的一日。微細到分辨不清的油一般的小汗粒從肥壯的章君的鼻頭和頰上續續滲出，隨後竟蔓延到頸際了。他睡在一間胡亂叫做書齋的房中一張籐躺椅上；照那樣子看去，可以稱爲是午後二時光景的夏天的打盹。一隻赤露的胳膊旁逸到籐椅的外側，軟軟地向下垂着；那一隻却彎曲在椅扶手上；兩條腿和脚挺直伸出，又開來攔在椅前的地方；那全身頗像一個三歲孩子用禿筆塗成的畸形的「大」字。他朦朧着眼皮；那歪在椅頂枕上的髮毛穆穆的腦袋，有時因爲一兩匹小蠅在他眼縫或嘴角的溼津津的處所吮咂得厲害，便「唔」的在夢中發出了向來不會有仇但爲什麼定要來煩擾的不得已的抗議，於是只得擺動一下，隨即那鼻孔裏似乎又有了小的鼾聲了。

窗外的天空不像是可以教人看了會愉快的天空；說是夏天，總應該是清清爽朗有

前

59

潤涼的西南風吹送着一小片白雲過來的，可以起人悠然遐思的天空；可是那在四邊地平線上層層疊疊堆上了還要堆上去似的隱藏在樹林背後的雲，不絕地慢慢向天頂推合，雖不曾響着雷聲，人們的心裏總以為「快響雷了吧？」這樣的沉悶暑溼的天氣，可以竟使大小的蠅即刻攢圍在這個有些汗臭的肉體的身旁，而且一隻很大的蚊蟲釘在他的屁股旁邊；反應的作用使他那條大腿上的肉不時顫動。

夕

什麼像鞋匠正用錘子在木砧上敲打鞋底似的連續而又中斷的響聲，正從那邊的廂房裏送到這半眠着的人的耳膜上，那震動十分尖銳。模模糊糊的意識使他在心裏猜疑？這簡直變成鞋匠店了麼？不錯，他的妻子恰正在那房裏做着鞋匠。十多隻尙未完工的大形小形的布鞋底，像乾魚一般橫七豎八散亂在桌上凳上和竹榻上。她却彷彿是一個永不會變動的世界裏的人，和十年前一模一樣的，手裏捶打着她自己的和她兒女的鞋底，同時，又和她的老得像一座陳朽的留聲機似的母親唧唧噥噥不間歇地作長談，而且

有快活的笑聲時常從她們中間漏了出來。這使籐椅上半睡着的人奇異地感到；他彷彿被人裝納在一個大的滿盛着棉花的麻布袋內，同時又彷彿浮在幽遠的古昔所吹來的空曠的寂寞裏，又傷感，又新鮮，教人很願意就這樣睡着不動地，給搬運了去。我們爲他祝禱平安，爲這個半睡着的人。

全個身軀動彈了一下，大約是一隻蒼蠅爬上他的鼻尖了，或者是那釘在屁股旁邊的大蚊蟲把那長針般的嘴從肉裏抽了出來，於是他醒了。

他從椅上擡起身來坐着，抓起那柄落在椅旁地上的破葵扇，向頭面腦部不成儀式地亂撲了幾下：「熱呵！」便站了起來，慢慢踱離開去，似乎預備了要去尋找那什麼地方會挂搭着的冷溼的毛巾來拭乾臉上頸上和腦前的汗水和油脂。一顆蠶豆大的紅色肉疱在他右股上墳腫起來了，有點麻麻作癢，他用手爪去搔爬。

窗內的空氣是溼漉漉的帶有浴室的氣味，窗外的天色是那樣懶懶地灰白的駭人，

在窠角的上面有一個半大的蜘蛛正忙着結網。天邊什麼地方已經轟轟地響着低的雷聲了。

他看着那擱置洗面盆架的上方牆上的挂鐘，噹噹的鳴了五下；其實長針正到了十二點，而短針却又停在三點過一分的地方。內面的機械早生了銹蝕的挂鐘的報時，原來只能求其如此。做着主人翁的頗能首肯這一種時間的錯亂，他走出到階前了。

夕 雨

一個人也不見。那廂房內敲打鞋底的響聲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早沈寂了。天空還是那樣的天空，有厚的薄的雲塊推動着；在這種境地，一個人每每能設瞧着眼前的大小參差的種種物象而尋不出一點意見來。

院中，此刻也如昨日一樣，如前日一樣，兩端各矗立着一株被毛蟲喫得快殘廢了但仍舊紛披地綴着些網膜一般的枯葉的月桂；中間是一個長方形殘缺的花壇，蓬蓬雜雜從裏面生出些黃瓜的籐蔓，一株幼小的柘榴的枝葉，和許多開着小點白花的野草之類



的植物，在花壇外面，那做着基礎的磚縫裏剝落了灰泥而被青苔佔領了的陰濕處，挺生着一株二尺來高的鳳仙花，因為無風的緣故，那些葉兒一動也不動。

單從這院中的情形看來，進步是沒有的，退化也似乎只退到物質那方面的窮。這樣的文句或許有點受着時代的叱責的嫌疑吧？然而在這個地方，西方的氣味無論如何是沒有的了。

他走近一步，現在站在那階沿的邊，覺到頭頂上的雲塊中間彷彿透下一線明亮的光，在階下不遠的一窪黑色的污水裏，忽然倒映着那株鳳仙花的鮮明的姿影。那黑色的水底，此時看出，彷彿是無窮盡的寬渺，無窮盡的空闊。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那鳳仙花的每片明亮的綠色的葉背，射在每朵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上，剎那間變成了蓮青色。那花的全體亭亭地倒植在這個璀璨明淨的世界裏，倘若落下一瓣一葉，必定是會作破碎的琉璃的響聲的。誰能殼移到這個世界裏去呢？他想：倘若他能殼立刻像一

隻蜻蜓，展開翼翅，貼近那水面飛旋，他或許可以看見更遼闊更明淨的另一個宇宙，而且倘若他能殼像一個浮塵子，一直向那有光的裏面撞了進去，他便可以清涼無汗的在那裏面的空中翱翔起來，忘記了這個煩雜昏瞶的現世了。

## 雨

然而那一窪淺水，深不到二寸，無論那樣肥壯的人撞不進去；即使是那細小的浮塵子，也只能飄停在水面；縱令翱翔，只在寬廣不過尺餘的空間罷了。他大概這樣想着吧。真的，這樣有一看泥漿便會想出莫名其妙的事情來的頭腦，一定是有了什麼神經上的障礙呵！

## 夕

沈悶的熱的空氣沾着在皮膚上，在肥壯的人，是比什麼都更不爽快的事。從這簷際仰望着一大塊灰色的雲橫過來了。試想這屋外，人的視線所能及的樹林，山野，屋舍，稻田，必定都扁扁的貼伏在地面上，靜聽着雲端裏的低的雷聲。忽然幾顆很大的雨點颯颯地打在他的額上了。那突然感到涼意而仰望着的臉無端的浮出了些微笑。

## 後記

後

只要是稍看一點新文藝作品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茅盾。他是一位以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出名的作家。他創作的歷史至今還未及十年，而作品底數量却已近百萬字，單以數量而論，在近年作家中也確是很難得的一個。最近的長篇「子夜」底取材則一變以前諸作底方向，而着力在暴露金融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底生活與鬭爭，并表現出環繞在他們周圍的一切事象。在暴露的一點上，作者確實獲得了非常的成功。「子夜」底文字，也較作者以前諸作通俗得多，這也是本書銷行廣泛的一個主要原因。這裏所選的「春蠶」，是描寫農村經濟破產的局面下底一幕慘劇的，從一個具體的事象底表現中，對整個時代加了一個明確的把握和分析，這很可看出作者手

記

65

腕底老練。這一篇作品，已經改編成電影，而獲得了廣泛的觀衆底歡迎，這在中國文壇上，也是一種可注目的現象。

王統照是位以心理描寫見長的作家。常常從作品中人物心理底刻劃與描寫，以表現出作者底時代的苦悶。他的心理描寫那樣地細密與精微，當然不是草率的作家所能完成的。不過單從人物底心理過程來表現他對時代的反映，這在現代，究竟是不足的。應當更進一步，從人物底行動上來表現。最近，這位作者似已有離開心理主義而進入寫實主義底門階的傾向，這當然是適應時代的進步。

羅黑芷是位已故的作家。也是長於心理描寫的。他底作品雖不很多，但在中國文壇上却有他不能埋沒的地位。他底文筆細麗非凡，是頗能使那煩瑣的心理描寫討好的。當然，一個作家傾向於心理主義，決不能解釋爲個人的嗜好；其實乃是表明作家們底時代苦悶——徘徊——迷惘——的徵候。這種時代的苦悶，也許就是這位作家致死底原因。